



特殊谋略怒计

特殊谋略怒计

特殊谋略怒计

特殊谋略怒计

特殊谋略怒计

特殊谋略怒计

特殊谋略 怒 计

位同亮编著

东方出版社



特 殊 谋 略 怒 计

位同亮编著

東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汉孝

封面设计：尹凤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殊谋略——怒计

Teshu Moulue——Nuji

位同亮编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7

ISBN 7-5060-0509-3

I. 特…

II. 位…

III. 历—谋略—怒计

IV. K·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49) 第05422号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305,000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定价：12.00元

目 录

- | | |
|----|-----------|
| 1 | 华督怒计逞奸谋 |
| 8 | 石碣怒诛乱臣逆子 |
| 13 | 曹沫手剑劫齐侯 |
| 16 | 齐桓公佯怒瞒天过海 |
| 19 | 重耳怒诛功臣 |
| 22 | 先轸诡谋激子玉 |
| 26 | 潘崇怒计弑楚王 |
| 29 | 华元登床劫子反 |
| 34 | 智罾摔几破偃阳 |
| 36 | 穰苴怒斩庄贾振军威 |
| 39 | 孙武演阵斩美姬 |
| 42 | 会夹谷孔子却齐 |
| 46 | 乐羊怒餮中山羹 |
| 50 | 苏秦慢待激张仪 |
| 54 | 田单巧布火牛阵 |
| 58 | 蔺相如两屈秦王 |
| 65 | 断机劝夫 |
| 66 | 项羽暴怒破秦救赵 |

70	樊哙怒助刘邦夺天下
74	刘邦怒计夺天下
83	酈生怒责刘邦得重用
85	韩信用兵多怒谋
93	曹参守萧规杖子
96	季布怒谏和匈奴
99	刘章怒斩吕氏子弟
101	冯唐犯颜救魏尚
103	入虏庭苏武守节
106	猛朱云折槛留旌
108	傅太后争座位怒斥中官
110	刘秀愤战昆阳
114	董宣撞柱明忠
119	班超奋勇服西域
124	辨冤狱寒朗力谏
126	王允义激吕布
130	怒剖心迹结血盟
133	怒掷亲子慰将心
134	猛张飞怒威三则
141	周瑜三怒破曹操
149	孔明怒计十三事
183	关羽怒保荆州
186	陆逊坚守烧连营
191	甘宁百骑劫曹营

- | | |
|-----|--------------|
| 194 | 蜀三将怒激孟获 |
| 197 | 孙权怒书退老瞞 |
| 199 | 怒对怒怒中结情 |
| 202 | 张郃怒战丧命剑阁 |
| 204 | 司马懿止怒坚守累死诸葛亮 |
| 208 | 司马炎代魏建晋 |
| 210 | 晋君将怒伐东吴 |
| 215 | 荀灌娘勇救孤城 |
| 218 | 刘曜斩使灭西晋 |
| 221 | 慕容翰奋破宇文部 |
| 224 | 姚弋仲直谏责主 |
| 226 | 勇翟温斩将灭前秦 |
| 228 | 刘裕怒计开新朝 |
| 239 | 三猛将怒灭后秦 |
| 243 | 沈庆之怒显将才 |
| 249 | 萧道成巧谋废宋建齐 |
| 259 | 拓跋宏怒计迁都 |
| 264 | 李穆急智怒救宇文泰 |
| 265 | 宇文邕怒定伐齐策 |
| 267 | 李世民怒显英武才 |
| 284 | 何力割耳慑真珠 |
| 286 | 薛仁贵怒发三箭定天山 |
| 288 | 狄仁杰怒谋出狱 |
| 291 | 陈玄礼怒使兵谏计 |

- | | |
|-----|------------|
| 293 | 颜真卿怒威守节 |
| 295 | 李晟严军平叛复长安 |
| 298 | 怒杀军将斥宦官 |
| 299 | 王宗实灵前立懿宗 |
| 301 | 王式怒威平浙东 |
| 304 | 辛谔暴怒借救兵 |
| 306 | 二猛将怒谏破契丹 |
| 308 | 李存勖怒灭后梁 |
| 312 | 众将怒逼嗣源登帝位 |
| 315 | 晋军怒破强辽 |
| 317 | 李金全怒退汉兵 |
| 319 | 符氏女智怒全生 |
| 320 | 柴荣怒显英主才 |
| 328 | 赵匡胤怒建奇功奠宋基 |
| 335 | 寇准怒谏抗外族 |
| 338 | 吕夷简怒谏厚葬李宸妃 |
| 342 | 富弼大义服契丹 |
| 246 | 怒对怒怒释怒 |
| 351 | 完颜雍怒斥公主致大治 |
| 354 | 曹皇后智平内乱 |
| 356 | 狄青斩将正军纪 |
| 358 | 岳飞怒设巧计 |
| 374 | 韩世忠力平首逆 |
| 379 | 哈不勒抗金立国 |

382	表忠流血信国成仁
385	伯颜怒建奇世功
390	彻里抗言除奸臣
391	贤母教子消诬案
392	朱元璋怒威成大业
398	燕王怒兴靖难军
409	于谦怒挽大局
416	李太后三次怒训神宗
421	杨涟怒逼选侍移宫
425	袁崇焕怒守宁远城
433	康熙威怒安天下
441	吴三桂煽众叛清
447	林则徐怒烧鸦片
449	怒 论 (代后记)
465	附 录：怒字嵌语嵌句集锦

华督怒计逞奸谋

在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太宰华督，是一位心地险恶、狡诈、凶狠之徒。他曾两次用怒计，废立两国之君。

煽众怒废立宋君

宋国殇公与夷好战，屡次对外用兵，惹起了国人，特别是将士的不满。太宰华督出于私利，趁机激怒将士，杀了殇公，另立新君。《东周列国志》第八回写了华督用阴谋手段诛杀殇公，另立新君的情节。

话说宋殇公与夷，自即位以来，屡屡用兵，单说伐郑，已是三次了。只为公子冯在郑，故忌而伐之。太宰华督素与公子冯有交，见殇公用兵于郑，口中虽不敢谏阻，心上好生不乐。孔父嘉是主兵之官，华督如何不怪他？每思寻端杀害，只为他是殇公重用之人，掌握兵权，不敢动手。自伐戴一出，全军覆没，孔父嘉只身逃归，国人颇有怨言，尽说：“宋君不恤百姓，轻师好战，害得国中妻寡子孤，户口耗减。”华督又使心腹人于里巷布散流言，说：“屡次用兵，皆出孔司马主意。”国人信以为然，皆怨司马。华督正中其怀。又闻说孔父嘉继室魏氏，美艳非常，世无其比，只恨不

能一见。忽一日魏氏归宁，随外家出郊省墓。时值春月，柳色如烟，花光似锦，正士女踏青之候。魏氏不合揭起车幃，偷窥外边光景。华督正在郊外游玩，蓦然相遇，询知是孔司马家眷，大惊曰：“世间有此尤物，名不虚传矣！”日夜思想，魂魄俱销。“若后房得此一位美人，足够下半世受用！除是杀其夫，方可以夺其妻。”繇此害嘉之谋益决。

是周桓王十年春搜之期，孔父嘉简阅车马，号令颇严。华督又使心腹人在军中扬言：“司马又将起兵伐郑，昨日与太宰会议已定，所以今日治兵。”军士人人恐惧，三三两两，俱往太宰门上诉苦，求其进言于君，休动干戈。华督故意将门闭紧，但遣阍人于门隙中，以好言抚慰。军士求见愈切，人越聚越多了，多有带器械者。看看天晚，不得见太宰，呐喊起来。自古道：“聚人易，散人难。”华督知军心已变，衷甲佩剑而出，传命开门，教军士立定，不许喧哗。自己当门而立，先将一番假慈悲的话，稳住众心。然后说：“孔司马主张用兵，殃民毒众。主君偏于信任，不从吾谏。三日之内，又要大举伐郑。宋国百姓何罪，受此劳苦！”激得众军士咬牙切齿，声声叫：“杀！”华督假意解劝：“你们不可造次，若司马闻知，奏知主公，性命难保！”众军士纷纷都道：“我们父子亲戚，连岁争战，死亡过半。今又大举出征，那郑国将勇兵强，如何敌得他过？左右是死，不如杀却此贼，与民除害，死而无怨！”华督又曰：“‘投鼠者当忌其器’。司马虽恶，实主公宠幸之臣，此事决不可行！”众军士曰：“若得太宰作主，便是那无道昏君，吾等也不怕他！”一头说，一头扯住华督袍袖不放。齐曰：“愿随太宰杀害民贼！”当下众军士帮助阍人，驾起车来。华督被众军

士簇拥登车，车中自有心腹紧随。一路呼哨，直至孔司马私宅，将宅子团团围住。华督吩咐：“且不要声张，待我叩门，于中取事。”其时黄昏将尽，孔父在内室饮酒，闻外面叩门声急，使人传问。说是：“华太宰亲自到门，有机密事相商。”孔父嘉忙整衣冠，出堂迎接。才启大门，外边一片声呐喊，军士蜂拥而入。孔父嘉心慌，却待转步。华督早已登堂，大叫：“害民贼在此，何不动手？”嘉未及开言，头已落地。华督自引心腹，直入内室，抢了魏氏，登车而去。魏氏在车中计施，暗解束带，自系其喉，比及到华氏之门，气已绝矣。华督叹息不已。吩咐载去郊外藁葬，严戒同行入从，不许宣扬其事。嗟乎！不得一夕之欢，徒造万劫之怨，岂不悔哉！众军士乘机将孔氏家私，掳掠罄尽。孔父嘉止一子，名木金父，年尚幼，其家臣抱之奔鲁。后来以字为氏，曰孔氏。孔圣仲尼，即其六世之孙也。

且说宋殇公闻司马被杀，手足无措。又闻华督同往，大怒，即遣人召之，欲正其罪。华督称疾不赴。殇公传令驾车，欲亲临孔父之丧。华督闻之，急召军正谓曰：“主公宠信司马，汝所知也。汝曹擅杀司马，乌得无罪？先君穆公舍其子而立主公，主公以德为怨，任用司马，伐郑不休。今司马受戮，天理昭彰。不若并行大事，迎立先君之子，转祸为福，岂不美哉？”军正曰：“太宰之言，正合众意。”于是号召军士，齐伏孔氏之门，只等宋公一到，鼓噪而起。侍卫惊散，殇公遂死于乱军之手。华督闻报，衰服而至，举哀者再。乃鸣鼓以聚群臣，胡乱将军中一二人坐罪行诛，以掩众目。倡言：“先君之子冯，见在郑国，人心不忘先君，合当迎立其子。”百官唯唯而退。华督遂遣使往郑报丧，且迎公

子冯。一面将宋国宝库中重器，行赂各国，告明立冯之故。

且说郑庄公见了宋使，接了国书，已知来意。便整备法驾，送公子冯归宋为君。公子冯临行，泣拜于地曰：“冯之残喘，皆君所留。幸而返国，得延先祀，当世为陪臣，不敢贰心。”庄公亦为呜咽。公子冯回宋，华督奉之为君，是为庄公。华督仍为太宰，分赂各国，无不受纳。齐侯、鲁侯、郑伯同会于稷，以定宋公之位，使华督为相。史官有诗叹曰：

春秋篡弑叹纷然，宋鲁奇闻只隔年。

列国若能辞贿赂，乱臣贼子岂安眠！

华督用计煽动将士，杀了主战的司马孔父嘉，又用同样的手段，杀害了宋殇公，其心可谓狠毒。从谋略学的角度来分析，华督杀孔父嘉、宋殇公，先用的是“离间计”，以又要用兵的谎言，使得将士愤怒至极，站到了与宋殇公、孔父嘉为敌的位置上。接着又用“借刀杀人”之计，杀了宋殇公、孔父嘉。

威逼祭足废旧立新

华督秉承宋主之意，胁迫郑国上卿祭足废郑昭公，立郑厉公。《东周列国志》第十回写了这个历史故事。

周桓王十九年夏，庄公有疾，召祭足至床头，谓曰：“寡人有子十一人。自世子忽之外，子突、子亹、子仪，皆有贵征。子突才智福祿，似又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终之相也。寡人意欲传位于突，何如？”祭足曰：“邓曼，元妃

也。子忽嫡长，久居储位，且屡建大功，国人信从。废嫡立庶，臣不敢奉命！”庄公曰：“突志非安于下位者，若立忽，惟有出突于外家耳。”祭足曰：“知子莫如父，惟君命之。”庄公叹曰：“郑国自此多事矣！”乃使公子突出居于宋。五月，庄公薨。世子忽即位，是为昭公。使诸大夫分聘各国。祭足聘宋，因便察子突之变。

却说公子突之母，乃宋雍氏之女，名曰雍姑。雍氏宗族，多仕于宋，宋庄公甚宠任之。公子突被出在宋，思念其母雍姑，与雍氏商议归郑之策。雍氏告于宋公，宋公许为之计。适祭足行聘至宋，宋公喜曰：“子突之归，只在祭仲身上也。”乃使南宫长万伏甲士于朝，以待祭足入朝。致聘行礼毕，甲士趋出，将祭足拘执。祭足大呼：“外臣何罪？”宋公曰：“姑至军府言之。”是日，祭足被囚于军府，甲士周围把守，水泄不通。祭足疑惧，坐不安席。至晚，太宰华督携酒亲至军府，与祭足压惊。祭足曰：“寡君使足修好上国，未有开罪，不知何以触怒？将寡君之礼，或有所缺，抑使臣之不职乎？”华督曰：“皆非也。公子突之出于雍，谁不知之。今子突窜伏在宋，寡君悯焉！且子忽柔懦，不堪为君，吾子若能行废立之事，寡君愿与吾子世修姻好。惟吾子图之！”祭足曰：“寡君之立，先君所命也。以臣废君，诸侯将讨吾罪矣。”华督曰：“雍姑有宠于郑先君，母宠子贵，不亦可乎？且弑逆之事，何国蔑有？惟力是视，谁加罪焉！”因附祭足之耳曰：“吾寡君之立，亦有废而后兴。子必行之，寡君当任其无咎。”祭足皱眉不答。华督又曰：“子必不从，寡君将命南宫长万为将，发车六百乘，纳公子突于郑。出军之日，斩吾子以殉于军，吾见子止于今日

矣！”祭足大惧，只得应诺。华督复要之立誓。祭足曰：“所不立公子突者，神明殛之！”史官有诗讥祭足云：

丈夫宠辱不能惊，国相如何受胁陵！

若是忠臣拚一死，宋人未必敢相轻。

华督连夜还报宋公，说：“祭足已听命了。”

次日，宋公使人召公子突至于密室，谓曰：“寡人与雍氏有言，许归吾子。今郑国告立新君，有密书及寡人曰：‘必杀之，愿割三城为谢。’寡人不忍，故私告子。”公子突拜曰：“突不幸，越在上国。突之死生，已属于君。若以君之灵，使得重见先人之宗庙，惟君所命，岂惟三城！”宋公曰：“寡人囚祭仲于军府，正惟公子之故。此大事非仲不成，寡人将盟之。”乃并召祭足使与子突相见，亦召雍氏，将废忽立突之事说明。三人歃血定盟，宋公自为司盟，太宰华督莅事。宋公使子突立下誓约，三城之外，定要白璧百双，黄金万镒，每岁输谷三万钟，以为酬谢之礼。祭足书名为证。公子突急于得国，无不应承。宋公又要公子突将国政尽委祭足，突亦允之。又闻祭足有女，使许配雍氏之子雍纠，就教带雍纠归国成亲，仕以大夫之职。祭足亦不敢不从。

公子突与雍纠皆微服，作为商贾，驾车跟随祭足，以九月朔日至郑，藏于祭足之家。祭足伪称有疾，不能趋朝。诸大夫俱至祭府问安。祭足伏死士百人于壁衣之中，请诸大夫至内室相见。诸大夫见祭足面色充盈，衣冠齐整，大惊曰：“相君无恙，何不入朝？”祭足曰：“足非身病，乃国病也。先君宠爱子突，嘱诸宋公，今宋将遣南宫长万为将，率车六百乘，辅突代郑。郑国未宁，何以当之？”诸大夫面面相觑，不敢置对。祭足曰：“今日欲解宋兵，惟有废立可免

耳。公子突见在，诸君从否，愿一言而决！”高渠弥因世子忽谏止上卿之位，素与子忽有隙，挺身抚剑而言曰：“相君此言，社稷之福。吾等愿见新君！”众人闻高渠弥之言，疑与祭足有约，又窥见壁衣有人，各怀悚惧，齐声唯唯。祭足乃呼公子突至，纳之上坐。祭足与高渠弥先下拜。诸大夫没奈何，只得同拜伏于地。祭足预先写就连名表彰，使人上之，言：“宋人以重兵纳突，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密启，启中言：“主君之立，实非先君之意，乃臣足主之。今宋囚臣而纳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无益于君，已口许之。今兵将及郊，群臣畏宋之强，协谋往迎。主公不若从权，暂时避位，容臣乘间再图迎复。”末写一誓云：“违此言者，有如日！”郑昭公接了表文及密启，自知孤立无助，与嬖妃泣别，出奔卫国去了。

九月己亥日，祭足奉公子突即位，是为厉公。大小政事，皆决于祭足。以女妻雍纠，谓之雍姬。言于厉公，官雍纠以大夫之职。雍氏原是厉公外家，厉公在宋时，与雍氏亲密往来，所以厉公宠信雍纠，亚于祭足。自厉公即位，国人俱已安服。惟公子亹公子仪二人，心怀不平。又恐厉公加害，是月，公子亹奔蔡，公子仪奔陈。宋公闻子突定位，遣人致书来贺。

祭足在宋国的兵刃威胁下，开始尚能严辞相抗，但后来却在华督以死相威胁下，心中惧怕，只得屈从宋国的要求，立下誓盟。祭足回国后，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废掉郑昭公，迎立子突回国即位。祭足临危变节，不足为训。宋主及华督以死逼人，用怒计迫使祭足就范，亦是历史上常见之举。

石碏怒诛乱臣逆子

卫国庄公共有三子：完、晋和州吁。州吁性情暴戾好武，与大夫石碏之子石厚勾结一起，经常外出作恶。庄公溺爱州吁，任其所为。大夫石碏常劝庄公应抑制州吁所为，庄公不听。石碏便严管石厚，鞭责五十，锁禁空房，不许出入。石厚穿墙而出，遂往州吁府中，竟不回家。庄公死后，公子完嗣位，是为桓公。石碏见桓公懦弱，无所作为，便告老在家，不与朝政。

州吁见石碏不与朝政，更加肆无忌惮，与石厚合谋，杀死了卫桓公，自立为卫君。州吁即位后，朝内外沸沸扬扬，尽传说州吁弑兄之事。州吁为了转移国内舆论，便对郑用兵，虽得小胜，但国内仍舆论纷纷。州吁、石厚为了平息国内反对之声，便欲请石碏入朝，共议国政。石碏借机设下一计，借陈国之手，诛灭了州吁、石厚。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第六回写了石碏计除州吁、大义杀子的情形。

州吁曰：“国人尚不和也，奈何？”石厚曰：“臣父碏，昔位上卿，素为国人所信服。主公若征之入朝，与共国政，位必定矣。”州吁命取白璧一双，白粟五百钟，候问石碏，即征碏入朝议事。石碏托言病笃，坚辞不受。州吁又问石厚曰：“卿父不肯入朝，寡人欲就而问计，何如？”石厚

曰：“主公虽往，未必相见，臣当以君命叩之。”乃回家见父，致新君敬慕之意。石碣曰：“新主相召，欲何为也？”石厚曰：“只为人心未和，恐君位不定，欲求父亲决一良策。”石碣曰：“诸侯即位，以禀命于王朝为正。新主若能觐周，得周王锡以黻冕车服，奉命为君，国人更有何说？”石厚曰：“此言甚当，但无故入朝，周王必然起疑，必先得人通情于王方可。”石碣曰：“今陈侯忠顺周王，朝聘不缺，王甚嘉宠之，吾国与陈素相亲睦，近又有借兵之好。若新主亲往朝陈，央陈侯通情周王，然后入觐，有何难哉？”石厚即将父碣之言，述于州吁。州吁大喜。当备玉帛礼仪，命上大夫石厚护驾，往陈国进发。

石碣与陈国大夫子鍼，素相厚善。乃割指沥血，写下一书，密遣心腹人，竟到子鍼处，托彼呈达陈桓公。书曰：

外臣石碣百拜致书陈贤侯殿下：卫国褊小，天降重殃，不幸有弑君之祸。此虽逆弟州吁所为，实臣之逆子厚贪位助桀。二逆不诛，乱臣贼子，行将接踵于天下矣！老夫年耄，力不能制，负罪先公。今二逆联车入朝上国，实出老夫之谋。幸上国拘执正罪，以正臣子之纲。实天下之幸，不独臣国之幸也！

陈桓公看毕，问子鍼曰：“此事如何？”子鍼对曰：“卫之恶，犹陈之恶。今之来陈，乃自送死，不能纵之。”桓公曰：“善”。遂定下擒州吁之计。

却说州吁同石厚到陈，尚未知石碣之谋，一君一臣，昂然而入。陈侯使公子佗出郭迎接，留于客馆安置，遂致陈侯之命，请来日太庙中相见。州吁见陈侯礼意殷勤，不胜之喜。次日，设庭燎于太庙，陈桓公立于主位，左侯右相，摆